

無盡的腳步

—— 一个土族知识分子成长的历程

董福寿 / 著



民族出版社

無羣的腳步

——一个土族知识分子成长的历程

董福寿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声的脚步:一个土族知识分子成长的历程/董福寿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105 - 14645 - 1

I. ①无… II. ①董…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5003 号

策划编辑: 虞 农

责任编辑: 康厚桥

封面设计: 金 晔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250 千字

印 张: 15.25

定 价: 46.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645 - 1/I · 2800(汉 278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东家人的故事	1
历史的变迁	1
祖先的传说	3
神奇的东家庙	5
泽林祖坟	8
人物简介	10
第二章 我的家族	21
迁徙岁月	21
家族成员简况	26
第三章 少年时代	42
我的家乡	42
童年生活	44
石门初级小学读书	47
在安远第二小学的日子	50
第四章 务农生活	54
困窘的家境	54
繁重的农业劳动	55
“文化大革命”波及乡村	56
命运的转折	59

第五章 大学生活	63
偶然中入学	63
夹缝中学习	65
乱局中毕业	72
老师 同学 朋友	75
第六章 初入政界	81
县委办公室工作	81
朱岔公社任副书记	87
武威地区民委	95
黄羊河农场的八个月	99
第七章 九年天祝	103
教育工作	104
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	112
文化和广播电影电视工作	116
科技和体育工作	122
人事劳动和行政监察工作	124
民政工作	127
公安司法工作	131
民族宗教工作	135
几件往事	137
县委工作	140
第八章 难忘民勤	150
初到民勤	151
举家迁往民勤	152
履职第一年	154

在常务副书记岗位上	156
在县长、县委书记岗位上	163
第九章 法官生涯	189
迟来的提拔	189
意外的交流	193
第一次考验	194
审判工作	196
执行工作	199
法院改革	200
队伍建设	201
基层基础建设	203
第十章 最后一站	207
重新学习	207
参政议政	208
调研视察	210
出外考察与联谊活动	213
配合省政协开展的几项活动	215
最后一块奖牌	217
第十一章 幸福家庭	225
恩爱夫妻	225
儿女双全	229
后 记	235

第一章 东家人的故事

历史的变迁

我的家现居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石门镇石门村，祖籍是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镇山城村的王家河滩，丹麻镇也是我们东家人的发祥地和最早的聚居地。

丹麻镇，背靠巍峨葱郁的达板山，面朝经年奔流不息的丹麻河，上下绵延十多公里。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青海省首批“特色文化之乡”“亿万农民健身先进乡镇”“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镇先进单位”。丹麻花儿会远近闻名，是有名的青海花儿的发源地之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里，就是我们东家人的故乡，其中的下东家是祖先的发祥地。从南部山区的泽林，中部的东家、松德直到下半川石头山城的王家河滩，自古以来就有东家人居住，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这里走出，迁徙到甘、青两省各地，闯荡世界。

人们要问，你本人姓董，怎么写起东家人来了？这段因缘关系待后加以叙述。

青海土族的东家人有好几支，有东沟大庄的东家，有丹麻乡的东家。其中丹麻乡的东家也有好几个支系，我们东家又是其中人口较多，后来迁徙地域较广的一支。

据老人们说，我们东家的姓氏，是由“什当家”这个部族名称而来。“什当家”，藏语意为“千户”。千户的含义有两点：一是家庭比较富裕且家族势力比较大，称之为千户；二是部族头领的称呼，先祖中德高望重者担任过部族头领而称之为千户。这种解释，与土族姓氏来源的传说是一致的。

由于我们土族过去缺少文化教育，最多只能在寺院为僧念藏文，在许多地方土族不懂汉语者也不在少数，能用汉语识文断字的，更是凤毛麟角了。就是识点字的，也因终日辛劳，忙于养家糊口，加之没有总结传承历史遗产的意识，故对本民族本家族的历史，只能靠世代口传，至今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土族过去也不修家谱，其辈份排列也只能以某一德高望重、影响较大的老人为标准论资排辈。迁居外地、年代久远的，一时之间就难以搞清楚了。

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青海互助县任政协副主席的我们东家人的老太爷东斌德，经过多年考察研究，征询东家人方方面面的意见，列出东家人姓名辈分排行为：

春生万宝全	国泰民自安
克勤立大业	存善永世传

按此排列，我是万字辈。因我们都是取名在前，排行在后，故未曾更改，后来者才按排行取名。我的一双儿女是宝字辈，分别为宝莹、宝琛。这还得感谢已故去的老太爷，既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又富有历史眼光，为我们东家人留下了这一宝贵的遗产。

同时，出于前述原因，伴随着各民族人民之间不断交融和为生计迁徙各地，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从分布情况看：东家人从互助县丹麻镇的泽林杂日甘、群龙、哇尔嘛、东家、松德、王家河滩，嘉定镇的扎龙口、加塘、桥头，甘肃的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朱岔、天堂、炭山岭、赛什斯、石门、华藏寺、东大滩、大红沟、毛藏，到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毛柏胜的旱台等，遍布各地。现居天祝各地的东家占甘肃青海两省东家人的一半以上。由于上学读书、分配工作以及其他原因分布全国各地甚至出国深造的就更说不清了。如我们一家是由爷爷奶奶从王家河滩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迁徙至甘肃，先后辗转多地，最后才定居现址。

在迁徙过程中，由于文化水平低，更对姓氏取名不够重视，也可能出于汉族董姓比较普遍而东姓稀少等种种原因，阴差阳错，习惯性地冠之以“董”姓。就这样，我们就由东家人变成“董家人”了。不仅我们，就连居住在天祝县毛藏、大红沟、东大滩、华藏寺一带的都变成了董姓。朱岔、天堂、炭山岭、赛什斯一带的则仍保留了东姓。还有的在上学或参加工作后，直接用藏族名字而不冠以姓氏。如我在上天祝县安远第二小学时，藏族名卓玛什加和汉名董福寿两名通用，后来卓玛什加就成为曾用名了。如在中央民族大学的青觉，原名东占武，上学后用藏族名青觉至今，东占武一名除家乡人外都被人们淡忘了。同在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位董玉梅，她是大红沟的东家人，她与青觉，字面上看毫无关系，其实是东家远房的姐弟关系。

还有从青海迁徙到天祝的一部分东家人，因天祝是藏区，藏区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论哪儿来的或哪个民族，只要在当地居住，租种耕地或在草原上放牧，需入藏族措哇（即部落），改为藏族部落的姓氏。这些人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改回了原姓原民族，有的则至今未变。还有一些在藏族、汉族或其他民族人家上门当了女婿，改名换姓认同了妻家的民族和姓氏。再就是和藏、蒙古、汉族等民族通婚后，按民族政策规定，有的报土族，有的报藏族、蒙古族……还有的迁居到汉族地区后，单门独户，长期受汉族影响而变成了汉族。这样，我们东家就有了各种姓氏。这既符合民族分化融合的规律，又符合各民族和睦团结的要求，真成了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好在如今先人排了个排行，理顺了辈份关系，且人数又不是太多，尽管时代变迁，但只要本家相遇，稍一考究便知是否本家或各自的辈份支系。东家人这一家族情结，永远也无法割断或消失。

祖先的传说

如前所述，出于种种原因，东家人的历史没被记载，就连民间口传也寥寥无几。前些年，由家居扎龙口的东斌德老太爷为泽林尕日甘的东家人修了家谱，也只追溯到本人的上一辈，且记述也过于简单。但东家人的祖先扎华德爹和扎华妮

涅的故事却在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扎华，藏语，意为旧社会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响马、土匪。德爹，土语，爷爷的尊称；妮涅，土语，奶奶的尊称。传说，东家人的祖先扎华德爹和扎华妮涅夫妻二人，出生在丹麻镇的下东家村，一生活动于东家、泽林一带，故后人将下东家村视为东家人的发祥地。

关于扎华德爹和扎华妮涅的生卒年代，过去一直认为在清咸丰至同治年间，卒于这期间暴发的撒拉族人马文义率西宁等地回族、撒拉族群众反清起义的战火。但据笔者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和考察泽林东家祖坟，泽林祖坟从扎华德爹开始埋葬了9代人，从祖坟分离另安坟茔后也已历世5代，共计14代。按每代间隔20年推算，已近280年，当在1730—1750年即雍正八年至乾隆十五年左右。而马文义起义是在1860—1867年即清咸丰十年至同治六年。两者相差约110~130年。清代大的回民起义分别有清顺治五年（1648年）的回族军官丁国栋、米喇印在甘州起兵反清，波及青海各地；再就是咸丰十年（1860年）的马文义起义。扎华德爹和扎华妮涅的活动年代显然不是这两个时期。故推断，两位祖先应该是卒于两次起义之间小的动乱或民族间的仇杀，其活动的年代也应该在这一时期。

传说，扎华德爹和扎华妮涅年轻时性格刚烈，武功高强，富有计谋，爱抱打不平。一生就在东家村和泽林一带时而居家务农，时而啸聚山林，干些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营生，故远近闻名，但未听说过杀人越货、残害百姓的劣迹，算得上是在封建社会残酷的压迫剥削下一种不畏强暴、维持生计、看家护院以自保的生存方式。由于一生舞枪弄棒，打打杀杀，飘忽不定，时时有生命之忧，夫妻二人预感到难以善终，就给儿女们留下遗言，他（她）二人日后如战死或病故，遗体不要搬动，死在哪儿就葬在哪儿，尽早入土为安。

终有一天，大祸临头。域外的回民成帮结伙来袭丹麻川，乡里也发出警报，各族群众拖儿带女纷纷躲避。就在这民族纷争突起、地方遇袭、各族百姓遭遇家毁人亡的紧要关头，扎华德爹不畏强暴，毅然组织民众在龙王山下的拉拉沟反抗。凭着一身武功，他身先士卒，沉着应战，打退了一次次疯狂进攻。苦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武器折断，身体多处负伤，最后壮烈捐躯。厮杀结束后，亲属和庄户邻居们就把英雄老人的遗体火化后掩埋在了老人战死的布拉湾。守了寡

的扎华妮涅带着儿孙们回到东家村，含辛茹苦，艰难度日，后在东家村逝世。按老人的遗愿，就安葬在了东家村后的山坡上。

自此，东家人因墓地分葬而分为两个支系。跟随扎华德爹的一支就以泽林布拉湾的坟墓为祖坟，后人去世都入葬此墓地。现泽林、古贡、哇尔麻、尕日甘、松德和王家河滩的后人均为泽林祖坟支系。跟随扎华妮涅的一支后人均入葬东家村墓地。就是同一个村的东家人，按历史渊源关系，供奉的墓地也不同。如东家村，属扎华德爹支系的有7户，45人；属扎华妮涅支系的有10户，44人。这又成了东家当户族中区别亲疏远近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追根究底仍是一个东家，即所谓“五百年前是一家”，有着永远无法割断的家族渊源和血脉亲情。

神奇的东家庙

东家庙在互助县丹麻镇东家村。因供奉的神祇是东家娘娘，故也称娘娘庙，是东家的家庙。

关于东家娘娘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话说有一年春天，扎华德爹大清早到村后的特井郭勒（土语，意为上沟）犁地，隐约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连续叫喊：“吾昝努聂拉热（土语，意为开门来）！吾昝努聂拉热！”扎华德爹听到后不知所措，回家告诉了阿妈。阿妈心想，这是自家的保护神要降临了！就嘱咐儿子，来日再去山上犁地，怀里揣上个白馒头，听到喊声，赶紧把馒头掰开，答应一声：“吾昝努聂哇（土语，意为门开了）！”但凡有神灵显身，就请到家里来。次日，扎华德爹照阿妈的吩咐，揣了一个馒头又到特井郭勒犁地。一听到“吾昝努聂拉热”的声音，他赶紧把馒头掰开，答应一声：“吾昝努聂哇！”果然见一位仙女娘娘飘然而至。扎华德爹赶忙跪下磕了三个头，恭请娘娘做自家的保护神。娘娘慨然应允。恰好邻居马家有个小伙也在场，争着要娘娘当他家的保护神，两人发生了争执。这时，佑宁寺的丹麻佛正好路过，就给两人排解，建议扎华德爹为娘娘的主人，马家小伙为娘娘的舅舅，他本人为娘娘做“然尼”。从此以后，东家娘娘就由东家人供奉，马家人就成为东家娘娘的舅舅，“然尼”由丹

麻佛做，后来又有了土观佛和林家佛也做“然尼”。举行一些大型的法事活动，必须要请马家人参加。这一规矩延续至今。还有一种说法是，东家的扎华德爹和马家的小伙子一起在特井郭勒放羊时遇到了东家娘娘，其他情节和前述一致。

东家庙始建于哪个年代无从考证，毁于1958年的反封建斗争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重建是在80年代以后。该庙建在东家村东北方的高台上，坐东向西，门楼高大，门前有块照壁，进去大门直对的是主佛堂。主佛堂是一座砖混结构的小楼，专供东家娘娘，背面的墙壁上画的也是东家娘娘的神像。北房三间也是佛堂，供着其他神像和经文。西房三间，是看庙人住宿和接待客人的地方，同时堆放平常用的杂物。从庙台居高临下，可一览全村，甚至能看得更远，颇为壮观。

东家娘娘的法身形状如标枪，是一根木料两头刨光后一头安着用钢铁打制的剑头，底部也有铁尖，插在形似过去官府八抬大轿内的底座上。其法身绑有信众奉献的各色绸缎布料和哈达，还有荷包等饰品，用缝制的马夹（称之为“筒”），把各种料子和饰品固定成美观大方的形状。法身的前面坠有白银和青铜铸成的圆镜，据说从圆镜中娘娘可看出凡界中的因缘关系和害人的妖魔鬼怪，而后对症下药进行整治。其核心是贴身裹着的经文和活佛做过然尼的哈达，遗失了它，娘娘的灵气也会丧失。在宗教系统中，东家庙属于佑宁寺范围，受佑宁寺保护。东家娘娘的宗教仪式通常由佑宁寺的土观佛、丹麻佛和林家佛来做，称之为“然尼”，即由这些活佛做过法事加持后，就可以显灵为人们占卜算卦、祛病消灾、指点迷津。这种然尼，过几年就要做一次，以使东家娘娘保持其灵气和法力。东家娘娘的法身当初只有一个，后来因请的人家太多顾不过来，娘娘“分身有术”，如今分为四顶八抬大轿，以满足信众的需求。

还有一种说法是，东家娘娘就是道教中的九天圣母娘娘。供奉九天圣母娘娘是土族民众信仰道教遗留下来的传统，由此可见土族群众信仰的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的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据说，九天圣母娘娘虽是一位女神，但她的道行、法术以及威力胜过其他神祇。然而对东家人来说，就无须考证东家娘是不是九天圣母娘娘了，他们只认供的就是自家的东家娘娘，而东家娘娘是法力无边的。东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向东家娘娘祷告，保其平安无恙；无论迁居到哪里，都

会抽空到东家庙朝拜，或者从东家娘娘法体上带一匹绸子或一枚圆镜，作为护身之用，或者请活佛做过然尼，在新的住址建起佛堂，把东家娘娘供起来。因此，除了丹麻的东家庙，居住在天南海北的东家人，其佛堂里无论供奉藏传佛教的哪尊神佛，东家娘娘都是不可或缺的。象征着东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东家娘娘在护佑，保其平安健康、心想事成。

东家庙在东家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邻近地区群众中也有较大影响。本村及附近的村民甚至青海互助、大同、西宁及甘肃天祝等地的人们，遇到病痛灾难、波折厄运或求子祈祷等，都到东家庙上香煨桑、送供品、给布施、献神羊、求卦问卜，以求指点迷津以及施法消灾祛病，还有干旱求雨、消解冰雹等，据说只要求者心诚，东家娘娘就能显灵化解，如愿以偿。这些神奇美好的传说，只要到了东家庙和同东家村的人们聊起来，他们那真是眉飞色舞，说得娓娓动听，神乎其神。有时，外地的东家人或者其他信众，还把东家娘娘请到当地村上或自己家里显灵作法。每到一地，周边群众都纷至沓来，让东家娘娘“忙得不可开交”。可见，东家庙及东家娘娘已不受家族和地域的阻隔，声名远播，信徒甚众。由此，对东家娘娘的法身一分为四也就可以理解了。

东家庙平日的主管是庙官，庙官管辖四个青苗头。庙官由村中各家各户出人自愿轮流担当，担任庙官的必须是男性，期限为一年。主要负责为东家娘娘献供品、煨桑、点灯、盛净水，接待来庙的朝拜者等事务。做庙官是义务为庙上和村民服务。从这一点又可以看出，如今的东家庙既是东家的庙，也成了全村的村庙。青苗头也由村民轮流担任，主要负责庙里对外的宗教事务，比如采购庙里所用物品、请活佛喇嘛念经、组织村民参加宗教活动等。庙里运行经费都是信众捐赠的，这些捐赠的钱除供应庙里平时用度外，主要还是请活佛做法事。其最高规格的法事由佑宁寺的土观呼图克图来做，其次是丹麻佛、林家佛等活佛的法事。造诣较深、资格较老的一般喇嘛也可以做一些专项的法事。活佛的到来就成为庙上和村里的头等大事，每个人都会虔诚地前来拜佛爷，接受活佛的摸顶。有时遇到特殊情况，也可以把东家娘娘请到佑宁寺就地请活佛做法事。

东家庙还有一些严格的规矩。请东家娘娘显灵降旨必须经由专门培训的“什

典曾”来进行。“什典曾”由活佛或村里老人们共同推举的男性担任，还要会念请娘娘显灵的经文，懂得各种问卜及施法的方法和宗教仪规才能上岗。其他人不能动东家娘娘的法身。凡做过坏事或图谋不轨以及亵渎佛陀的人是不能求东家娘娘降旨的，否则还会受到惩罚，可谓“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女人们不得进佛堂，男人进过妇女坐月房和丧葬场合的，不到一定期限也不能进佛堂，违者有辱娘娘法身，是要受到惩罚的。

泽林祖坟

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当爷爷讲起东家人的历史，或者春节、清明来临要上坟扫墓时，家里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泽林祖坟。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泽林祖坟就犹如笔绘刀刻般地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不时勾起深深的眷恋之情。从祖先扎华德爹阵亡之后，龙王山下的布拉湾墓地就成了我们东家其中一支的祖坟。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和清明节，祖坟附近的族人就成群结队上墓地献供、烧纸、上香、磕头，举行隆重的扫墓仪式。就连我们这些迁居在外地的后辈子孙们，除了就近的祖宗坟墓，也要面朝西方向着永远安息在泽林祖坟中的祖先们祷告一番。其中最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青海的先人们，我们给你们献供品烧纸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请你们把我们忘记，请你们把我们的病痛灾难带回去，把幸福安康带回来……”我问爷爷，为啥让先人们把我们忘掉？爷爷的解释是，故人们记着就会生病，来看你会把你的灵魂带走。为此，谁敢让故人惦记着自己？所以就把这句话次次重复念诵不止。

泽林祖坟，坐落在泽林沟垭龙王山下的布拉湾，坐北朝南。这里是一块三面环山的陡坡地，地块并不大，四周都是耕地，向北一条田间小道直通沟口的村庄。坟地由上而下，从扎华德爹开始，直至“春”字辈的上一代，共埋葬着9代40多位先辈的骨灰。从春字辈开始，又按各自的户族分别安了新的坟茔。按土族的习惯，老人去世后都要火化，将骨灰从头到脚按部位装进骨灰盒内埋到墓地，这有一套严格的仪轨。如今，放眼望去，在那大片的坟头上长满了野草，坟

前的供桌上人们上过坟烧过纸的痕迹依稀可见。坟地的左上角于2008年由当地的东家人合资修起了一座灵塔。据老人们说，由于家族内经常发生非正常死亡和病痛灾难，故修建了灵塔，是为了祭奠先人，消灾避祸，祝福后人们平安幸福。我和二叔于2011年冬天去泽林时带了一大捆纸钱和鞭炮上了一次坟，算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祖坟上祭奠故去的东家祖先。2013年10月又去凭吊过一次。

就这么一块小小的坟地，看上去其貌不扬，但它不知连接着多少东家人的心。它是东家人祖先的归宿地，是东家人不忘根本的凭吊地，也是东家人年三十和清明的聚集地和议事地，更是域外游子的寻祖地。有过难忘的历史，也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故事。据说，泽林祖坟过去既有墓田也有守墓人。每年在当地东家人中指定一名男性守墓，并负责耕种墓田，其收入除抵顶守墓人的工资外，还要由守墓人负责喂养一口大肥猪。来年清明，各地当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都来上坟，献上各自带来的供品和由守墓人喂养的大肥猪，奠上酒茶，烧纸放炮，上香磕头。做完这一切，就支起三岔石的锅灶，煮上猪肉，拿出各自带的醅醢酒，开始吃肉喝酒，唱歌跳舞。习惯上认为这一天在墓地上越热闹，故去的先人们就越高兴，越能保佑在世的晚辈们幸福安康、繁荣兴旺。同时，这一天还要由德高望重的族长主持，讨论决定户族中的重大事项，议定来年的守墓人，惩戒违犯家规的户族成员。还有一个仪式是，已婚妇女多年未生育的、有女无儿户求儿子的以及一结婚就想早养儿女的，都到坟上许愿求子。方法是，有一人拿起供桌上的馒头从坟头上往下滚，求子者展开衣襟在下面接，只要馒头滚到求子者怀里，就预示着求子人来年得子，高兴得不得了。一次滚不进去，还要反复滚，直到滚进去为止。当然馒头经过多次反复才滚进怀里的，认为准头就差了。这种求子方法不仅东家人用，外姓人也有到东家坟上求子的，据说还蛮灵验哩。来年如果生了孩子特别是生了儿子，不论是东姓人还是外姓人，都会抱着孩子扛着大肥猪肉前来上坟还愿。祭奠还愿完毕，将猪肉按上坟者的户数打成份子每家一份带走，或者就在坟上当场食用。所以，在泽林祖坟上坟，就成了东家人的盛大节日；泽林祖坟，也成了天南海北东家人相互联系的纽带。不论走到哪里，只要见到东家人，一问是不是在泽林祖坟烧纸，便知道是否是本家，若是，顿时拉近了距离，备感亲切，

真是“万里亲情一坟牵”哪！

扎华妮涅的坟墓在东家村后的小山坡上，坐西向东，是一座孤坟。据说，起初后人们也曾把扎华妮涅的坟迁进了东家村东家人的大坟地，但相传妮涅不愿热闹偏爱清静，倒有点不太平，故又迁回了原地。每逢年三十和清明节，东家村一带的东家户族也忘不了到扎华妮涅的坟上祭奠。我于2013年10月到东家村走访时，也和东占奎爷爷一起到这位祖先的坟上烧了纸、上了香，表达了我这个东门后代对祖先的深深怀念。

人物简介

东行秀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镇业土沟人，原籍泽林哇麻，是我的高祖辈。生于1894年，苯教职业者。自幼务农，25岁入苯教开始学经。他信仰虔诚、神情专一，一生念完了苯教和藏传佛教的8.4万多部经卷，至贡巴学位开始外出坐禅。曾坐过三次“西木哇”，即在人迹罕至的空山野林泉水边坐禅念经，每次长达几个月。他造诣很深，功德厚重，远近闻名。老人在刻苦研读苯教经卷的同时，顺应了苯教逐渐衰落、藏传佛教兴盛的大势，在相互吸收、相互借鉴、融合贯通的过程中，更偏重于藏传佛教，后期念的是和藏传佛教同样的经卷，注重于消灾祈福的平安经，也做一些占卜算卦、祛病消灾、祛鬼除魔的活动，摒弃了苯教的一些恐怖血腥的宗教仪式，使用的法器仍保留了苯教的特色。总之，他的宗教活动既顺应了苯佛两教相互融合借鉴的趋势，又适应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需求，还经常配合当地佛教寺院的一些宗教活动。加之本人造诣深、品德高尚，做了一生的佛事，也做了一生的善事，特别在劝人行善、扶贫济困、团结邻里、管教子女等方面，颇负盛名，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得到大家的衷心爱戴。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列为“牛鬼蛇神”批斗时，也没有一个人捣他一指头，只是应付一下而已。老人也坦然面对，泰然处之，没有丝毫的惊恐和愠怒之色。

我见到老人并亲密来往是1977—1980年在朱岔公社工作期间。第一次见面

时，老人已80多岁高龄。初见面，看到老人鹤发童颜，美髯齐胸，面色红润，“仙风道骨”，精神矍铄，盘腿打坐，俨然一尊坐禅的佛陀，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待开口说话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谈笑风生，不愧为东家人的一位忠厚长者。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刚开始老人还有点防备，只说些很不自然的客套话应付。待弄清楚我是东家后代后，一下子打消了顾虑，放开了话匣子，拉起了家常。从东家人的历史渊源、本人的经历、家庭情况，到对后辈人的希望以及做人的道理等等，无话不谈了。从此便和老人结成了隔多代的亲密关系，不时去看望和请教。1979年春节，老人85岁大寿，我准备了一套衣料、砖茶、酒和哈达，专程去给老人拜寿，老人及全家老小都特别高兴，度过了温馨欢乐的一夜。1987年，他走过了传奇般的一生，在业土家中安然逝去，享年93岁。

老人有两个妻子，大房3个儿子，二房1个儿子名东看卓，曾担任业土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煤矿书记等职务，为人正直，踏实肯干，在当地和所工作过的单位口碑很好。我当时是公社副书记，因工作关系接触频繁，关系很好。我虽是重孙辈，他们一家都对我非常尊重和关爱，大人小孩都称呼我“阿吾”（即藏语哥哥的意思，辈份太小再也无法称呼了）。值得说明的是，看卓母亲是藏族，爱人也是藏族，又身居藏族自治县，他们填户口时就填成藏族了。从而我们东家也有了藏族这个民族成分。东看卓于2012年春天去世，之前他生病在天祝县藏医院住院时，我专程去看望过一次。

东斌德 生于1914年2月，卒于1996年6月。家住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嘉定镇扎龙口村，原籍丹麻尕日甘，是我的太爷辈。

在我孩提时代，爷爷经常给我们讲，我们东家最攒劲（方言，指精明能干）的人是东先生，指的就是太爷东斌德。过去在地方上称之为先生的人很少，称之为先生，说明该人有文化、明事理、办事能力强，很受人尊重。爷爷说东先生家里比较富有，不仅有山林田产和牲畜，还经营烧房（即酿酒作坊），特别是经营烧房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按现代经济观念讲是有了工商业经济的萌芽。当时他除了管理家中里里外外的诸多事务外，还兼管附近扎龙寺嘉义囊的内外事务，实际上是管家的角色。由于他为人正派，处事公道，办事能力强，在当地很有威信。